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悔過卷之十六

勿謂鏡無驚垢去依然驚在共知月有兔雲  
開仍見兔肥昔阿羅漢半出綠林而大豪傑  
曾班蛟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間  
慎無以一肯棄終身也纂悔過第十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殼弩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飛梁君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  
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  
龍上車歸。因歎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  
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  
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  
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  
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  
州縣交辟終爲忠臣孝子

上詔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  
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  
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詔猶疑之時有才  
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詔復  
舉前話衆荅如前乃獨無語詔曰十八丈以

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詔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詔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詔曰：安敢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

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燔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低嚙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憬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瘂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日記爲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莢。藜各與之。吞  
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  
曰。此卽是也。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皆  
能言。

蓋世功勞。常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常不得  
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  
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  
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  
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  
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  
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  
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  
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  
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欲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  
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  
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  
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  
言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  
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遠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  
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  
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  
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  
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  
家離婚。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齋。及歸給云。送十二齋。藻怒。

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  
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  
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  
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  
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  
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  
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  
真人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  
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  
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  
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  
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二  
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閒二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  
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  
過也。可不悔思。

出。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  
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  
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  
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  
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  
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振不敢起自是盡革  
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  
稱治。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  
詰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

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  
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  
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  
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  
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  
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悁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孰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國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倜  
於聖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  
舉倜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  
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  
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  
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昨非菴日纂方便卷之十七

路逢險處爲人開。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濶  
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理。順情安  
蓋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  
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纂方便第十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  
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

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  
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  
出○資○嫁○之○仍○處○女○也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醯○供○迪○簡  
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  
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  
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

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  
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  
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竝憂刑戮  
乃潛命工人爲之今唯俟死命也琮爲秘其  
事碎新印令齋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  
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  
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  
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  
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續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篚以  
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  
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  
茗覆篚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



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日掃雪。爲逕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之。爲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微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饋，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慰頷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一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楊文貞公王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鬻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鏞爲諸生時。家赤貧。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嚙吏懼死鄧哀王

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愁色太祖  
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  
耳俄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  
齧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又召諸  
寺僧諭之曰饑歲工賤可興土木於是諸寺  
興工至倉廩吏舍日役千夫抗得不饑凡出  
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

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而死。後人爲戒曰。千里井不瀉莖。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



然公整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  
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體悉人  
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  
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  
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  
相構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  
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傳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憇昏柔莫輕倚啓  
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  
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  
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  
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  
暴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  
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捥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

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

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  
辯。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  
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  
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  
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  
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無  
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  
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羗  
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  
愈者非一。訓病卒。羗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  
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  
多方欲與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  
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  
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臯仲約度不能禦喻

三。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愠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  
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  
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諭以禍福俾  
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  
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  
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  
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  
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  
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  
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復重  
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  
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  
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貴汝，勿復爲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

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曹參爲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  
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宰相國召按  
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  
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發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  
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  
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

退大臣不當如何。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  
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  
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  
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  
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  
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  
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  
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  
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  
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  
爲國立功前後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  
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  
不思遂有此語

宋真宗時。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一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取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  
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  
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

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  
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  
餽廷臣選者獲其單日以進上視之無榜

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  
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  
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  
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

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